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十七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上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傳第六十三上

後魏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

王肅

兄子誦

劉芳

子懌

懌弟廐

廐

常爽

孫

郭祚

子景

張彝

子始

子騰

芳從子懋

仲

邢巒

子遜

巒弟晏

巒叔祖

李崇

子世哲

神軌

崇

崇

從弟平

平子獎

獎子構

獎弟諧

崔光

光子勵

光弟敬

崔亮

從弟

光韶

光韶弟光

伯

從祖道固

裴叔業

兄子植

植弟颺

颺弟

行

夏侯道遷

子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

悅之

淳于誕

張謹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伯父靈慶

靈根

敬仲

張烈

弟僧

李叔彪

子述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

元旭

蘇亮

弟

魏子建

魏釗

子

魏季景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

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  
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  
民頌之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  
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  
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飭奉養  
盡禮擢為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  
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  
還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廻詔播為圓陳

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  
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  
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  
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城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  
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  
正中等限已滿帝曰左衛等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  
恃聖恩庶幾心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  
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

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為伯後為華州刺史  
至州借人田為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  
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  
史并復其爵諡曰壯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  
播一門貴滿朝廷子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  
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  
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  
為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

李瓜花袁建等令為內應遂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  
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  
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版卒已  
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  
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  
別圖也承業乃云錄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  
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  
也遂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



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  
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承業乃奏侃為統軍後雍州刺  
史蕭寶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為承業行臺左丞軍  
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  
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鬪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  
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  
錄請為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  
於恒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

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  
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即是不降之  
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  
之間火光徧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  
長安平侃頗有力焉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  
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  
任此者正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  
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

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  
及車駕南還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  
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効爾  
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屠榮將為遷計欲  
更圖後事侃曰若今即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唯  
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度勢顥  
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爾朱  
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

正黃門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  
為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  
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為  
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  
夫莊帝將圖爾朱榮侃與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  
彧等咸預其謀爾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  
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  
恕其罪侃兄昱恐為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

人身沒冀全百口侃赴之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陀襲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伯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為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後為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興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為豫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集

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  
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  
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為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  
討之賊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  
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並非計也賊深竄正避死耳  
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嶮不前心輕我軍然  
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  
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瞻傳首轉正太僕卿初獻文世

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徙焉椿上書以為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間正欲悅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謂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為廷尉奏椿前為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

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巖據正始別格奏罪應除名注籍  
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  
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  
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  
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財  
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  
八十四人椿在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  
兵為御史所劾除名後累遷為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無尚書右僕射為行  
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啟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  
代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夤  
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啟明帝及靈太  
后並不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  
稱為椿父子所謗建義元年為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  
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昱為顥所擒又椿  
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侃弟子遁並從駕河內為顥嫌疑

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  
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内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  
耳莊帝還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中服賜朝服  
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  
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奉辭於華林園  
帝下御座執手流涕曰公先帝舊臣實為元老但高尚  
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歔欲拜帝  
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僚餞於城西

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  
魏之始即為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卹甚  
多於姻親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僚必以  
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  
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  
布衣韋帶常自約勅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  
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用為富也不聽興生  
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

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一等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

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勅責諸內  
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勅密  
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  
曰今忝二聖近臣居子母間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  
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  
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  
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責及二聖間言語終  
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

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常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

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憍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為爾朱天光所害時人莫不怨痛

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



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

坐嘆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

以本官帶詹事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

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賤備

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比以來輕爾出入進無

二傳導引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

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勅令羣臣咸知為

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勅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

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常謂昱  
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  
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  
餉領軍元乂靈太后令召乂夫妻泣而責之又深恨昱  
昱弟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乂之從祖父舒早  
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  
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  
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乂

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又又構成其事乃遣夜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又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父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父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父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

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

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虛謀欲攻掩刺史元修義懼

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

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

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

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

為雍州徵昱為吏部郎中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

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

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  
騎常侍於後泰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為徐  
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奈  
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朱幾元顥侵逼  
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禽濟陰王暉業乘虛  
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  
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  
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

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無遺鏃費。昨日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柰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孝莊還復前官。爾朱榮之死，昱為東道行臺，拒爾朱仲遠會。爾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蠶中，潛結渠帥謀報爾朱氏微服入洛，為

爾朱世隆所殺椿弟頴字惠哲本州別駕頴弟順字延

和寬裕謹厚豫立莊帝功封三門縣伯位冀州刺史罷

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刺史子辯

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

太守爵恒農伯在郡有能名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

昌初辯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

州刺史仲宣子元就幼有儁材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

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

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順弟津字羅漢本  
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  
御中散時孝文幼沖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  
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歲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  
問其故具以實告遂以敬慎見知賜緡百匹遷符璽郎  
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宗族姻表罕相參候司  
徒馮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  
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



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為都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宣武遊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者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為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出除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三疋去城十里

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駟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人家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為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

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為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競相勸勵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納津揮刀

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  
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  
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  
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畧投書所  
致及津至畧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  
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  
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修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  
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隱出置爐鑄

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禦堅城唯畏楊公鐵  
星津與賊帥元洪業書喻之并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  
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寤復書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  
圍城正為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內  
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  
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委  
津分結津隨賊中首領閒行送之修禮普賢頗亦由此  
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將

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  
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  
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  
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  
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  
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  
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  
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典守者以告洛

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為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  
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  
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  
宿殿中掃洒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  
帝入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為  
司空加侍中爾朱榮死使津以本官為兼尚書令北道  
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畧津馳至鄴將從  
滏口而入遇爾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

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為光州刺史兄子昱  
時為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為  
方畧乃率輕騎望於濟州度河而爾朱仲遠已陷東郡  
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太昌初贈  
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諡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  
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  
冠咸縻王爵而遁性靜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  
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遁弟逸字  
遵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  
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  
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  
常寢御牀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  
卿差以自慰再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  
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  
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

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  
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  
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萬詔聽貸五萬逸  
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  
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  
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  
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  
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爾朱仲

遠遣使於州害之吏民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一日  
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謚曰貞  
逸弟謚字遵和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恒農伯鎮  
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為爾朱兆所害  
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謚弟愔齊世通顯列在  
齊史津弟暉字延季弘厚頗有文學位武衛將軍加散  
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儀同三司雍州  
刺史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弟相事有如父子播性

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  
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  
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  
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  
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  
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  
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  
府主皆自引寮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

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令早娶望見元孫自昱而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時莫逮焉爾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為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

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  
惋悵久之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後父與齊雍州  
刺史齊史有傳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  
歷祕書丞父與及兄弟為齊武帝所殺肅自建鄴來奔  
是歲太和十七年也孝文時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引  
見問故肅辭義明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  
為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帝促席移

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乘之以機  
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  
莫之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心  
推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元德之遇孔明也尋  
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  
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勇壯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加常  
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以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  
投化人聽五品以下先即優授假肅平南將軍肅至義

陽頻破齊軍降者萬餘進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  
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  
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已飾館華林拂席相  
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曰肅丁荼蓼世心等伍胥  
窮踰再募蔬糲不改有司依禮喻之為裁練禪之制二  
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輟膳百寮詣闕帝在崇虛樓  
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羣臣不敢  
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



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之粟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為少澤蒸庶未闕一殮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使答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  
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南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為輔國將軍特詔以付

肅紓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述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共敬昵之上下稱為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在上肅聞其言常降避之尋為澄所奏劾以肅謀叛事尋得申釋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

錢二十萬帛二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

閣於是乎在自百寮瞻察四稔于茲請依舊例考檢能  
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車騎將軍持節都督  
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  
刺史蕭懿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圍壽春  
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  
堂引見勞之以淮南累捷賞帛四千疋進位開府儀同  
三司封昌國縣侯揚州刺史尋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

諸軍事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忮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為舉哀詔中書撫慰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沒寔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

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  
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  
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諡匡公詔  
諡宣簡明帝初詔為肅建碑銘自晉代喪亂禮樂崩亡  
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畧未能淳也肅明  
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  
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隨例  
降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

也肅臨薨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為夫人  
明帝又納紹女為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  
風宣武初攜兄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於幽  
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  
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儻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長兼祕書監給事黃門侍郎  
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是大赦誦宣讀詔書言  
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

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  
中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  
酒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光祿大夫廷尉  
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為散  
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為爾朱仲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  
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勅給東  
園祕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  
人竺虢於西兗州為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家

累年瞻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士遊肅次兄深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義為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子深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劉芳字伯友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



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為宋  
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芳母子入  
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人  
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  
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  
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  
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寐至有易衣併日之  
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

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未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后微媿於心會齊武帝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為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

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常  
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彊記兼覽倉雅  
尤長音訓辯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  
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  
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帝常宴羣臣於  
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  
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  
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

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帝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

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因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慚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帝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為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

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  
即位芳手加衮冕孝文自襲歛暨于啟祖山陵練祭始  
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奏申遺旨令芳入授宣  
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  
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為國家者  
罔不崇儒重道學數為先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  
降任居虎門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今之  
祭酒則周之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宫對太學

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為先  
鄭氏注內則云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  
庠序之官由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  
既徙縣崧瀍皇后伊洛宮闕府事僉復故趾至於國學  
豈宜外錯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  
存仍舊營構又去太和二十年發勅立四門博士於四  
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  
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

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  
四郊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  
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  
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  
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以問道周之五學於此  
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  
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  
漢魏以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註云



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濶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曠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門應從古不求集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清廉寡欲無撓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

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元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

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元別注云東

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

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

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

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元

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

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

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

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郊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

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五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

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  
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  
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  
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  
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  
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為祈田  
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  
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

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  
周公廟所以別在雒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  
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陽界內  
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  
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  
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  
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  
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

元冬務隙野罄人閒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  
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  
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瑀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  
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  
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  
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  
則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  
頻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



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荅而不會本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繫社稷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

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

木有木者主土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

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  
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  
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  
細蓋亦不離松也宣武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  
博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孝  
文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謹慎帝更勅  
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為恂聘  
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

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  
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  
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  
徐州人地錄三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  
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  
光表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  
史謚文貞侯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  
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為行臺出

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

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

曰簡無子弟廡以第三子琰為後廡字景興好學強立

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為宰輔廡皆與其子

姪交遊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

廡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騎

常侍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武於顯陽殿講孝經廡

為執經雖酬荅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

尋兼都官尚書入兼殿中尚書及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責厥誅之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厥之死隲帥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禽送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為儀同開府以隲為屬本州大中正轉中書舍人屬梁通和隲前後受敕對其使一十六人為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厥弟臧位金紫光祿大夫臧子逖有文藻頗工詩詠列在文苑傳中芳從子

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識竒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為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成所訪決尚書李平與結莫逆交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負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孝明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



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  
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為宰相  
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  
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  
才雋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  
簡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  
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士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符

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  
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僅  
隸未常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  
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太武西征涼上  
爽與兄士國歸款軍門太武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  
男爽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  
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  
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

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蚪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畧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學而能成其器不習而能成其業是故季路勇

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其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

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為之  
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  
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  
身哉聊因暇日屬意藝林畧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  
經畧注以訓門徒焉其畧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  
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  
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  
尉文通子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

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協律博士孝  
文親得其名既而用之為門下錄事太常博士正始初  
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勅景參議宣  
武季舅護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巖  
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帝悉  
付侍中崔光簡之光以景所造為最乃奏曰常景名位  
處諸人之下而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  
陽公主未幾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

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  
不得有純臣之義議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  
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子淵嚴君平揚子雲等  
四賢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景在樞密十有  
餘年為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所知賞累遷積射將  
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仍錄事其  
年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為安西將  
軍雍州刺史請景為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給事參軍

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



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玄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為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為班宜在藩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為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此文報德足矣

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為遺德頌  
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  
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  
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  
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  
陳寔之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  
元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  
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氛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

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  
征虜將軍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  
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  
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  
城時安豐王延明為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  
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  
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  
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

元恒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  
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為行臺與  
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  
悉平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為  
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強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  
丁為之今求權發為兵明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  
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  
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

軍裴智成發范陽二長之兵以守白巖都督元譚據居

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

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

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

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為都督代譚征

下口降景為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為幽安元等州行

臺賊既南出鈔畧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

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為賊所攻

於薊城之北軍敗而死景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殺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要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彪眼泉禽斬之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為葛榮所吞景又入榮

榮破景得還朝永安中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正黃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宮中召諸親賓乃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

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  
必以得為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  
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餽於栢谷  
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與刁雙司馬彥邕李  
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為買馬焉天平初  
遷鄴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  
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  
牛車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



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始終若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象讚而述之文多不錄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  
祖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  
上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  
次侯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  
孤貧姿貌不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  
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為州  
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  
姪也共相賙卹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

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惟事魏文微臣虛薄遭逢聖明自惟幸甚因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

奢失之於前朕何為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孝文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畧號為多事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勤勞底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

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嘆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為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

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  
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永配於責不免姦途自塞  
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清潔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  
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  
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  
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  
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歲  
不稔闔境饑弊矜傷愛下多所振卹雖斷決淹留號為

煩緩然士庶懷其德澤入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  
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  
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  
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宣武帝帝納之下詔  
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  
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  
明帝幼弱祚持一黃觚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  
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

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黃鴈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  
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  
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  
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  
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  
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  
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  
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



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  
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之上遷一階  
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  
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  
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  
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  
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  
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

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  
依何等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  
外退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  
隨前後年斷各自餘其善惡而為升降且負注之章數  
成殿為差此條以寡愆為最多戾為殿未審取何行是  
寡愆何坐為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  
杖十者為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  
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

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  
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  
有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  
皆舍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  
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記  
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準其殿者除之尋加散騎常  
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  
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

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版築之功且獻歲云既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劍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勅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

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  
幹薦為左丞又兼黃門郎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  
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  
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  
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  
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  
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  
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

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今自未辨我家何為減之然主上

直信李冲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祚為  
崇祚子景尚字思和涉獵經傳曉星厯占候言事頗驗  
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負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  
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  
未拜而卒景尚弟慶禮位通直郎慶禮子元貞武定末  
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彛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  
守歸魏賜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為東青

州刺史父靈真早卒彞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  
侯爵與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  
隨陽烏為主客令安人與彞並散令彞少而豪放出入  
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  
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官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  
善於督察每有所巡檢彞恒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  
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為伯轉太中  
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為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



彛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顏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進爵為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為兼郎中黜為守尚書宣武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宣武親政罷六輔彛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將出京奔走為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

詔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彞務尚典式考訪  
故事及臨隴右彌弘制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  
然可觀羌夏畏服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  
冬太極初就彞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  
撫軍將軍彞表解州任詔不許彞敷政隴右多所制立  
宣布新風革其舊政人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  
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  
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彞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

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彞於帝以擅立威法勞後  
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  
致彞深罪彞清身奉法求其憊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  
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意不移善自將  
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彞愛好知  
已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如也雖疹疾家庭而志  
氣彌高表上歷帝圖起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  
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

五卷宣武善之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彛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為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除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

起第宅微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之勲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息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其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尅期會集屠害其家彞父子安然殊無畏避之意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新

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爨堂下捶撻極意唱呼  
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  
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煙火  
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巾中小釵為驗仲瑀走  
免爨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北隣輿致於寺臨終口占  
左右上啓曰臣奉國六世尸祿素飡負恩竭誠曾無寸  
効臣子始均身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傷至重殘氣  
假延望影顧時推漏就盡若所上之書少為益國臣便

是生與理全死與義合見先帝於地下無餘恨矣遂卒  
遠近聞之莫不駭惋官為收掩羽林凶彊者八人斬之  
其餘不能窮誅即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  
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  
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  
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  
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彞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  
悲痛之若此初彞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為州裁千餘

家後相依合旋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  
孝文比較天下人戶最為大州彞為黃門每侍坐以為  
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史酬先世誠效彞追孝  
文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彞亡後靈太后云彞屢乞  
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  
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  
子衡端潔好學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書為編年之  
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



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  
多所殺戮積屍數萬始均以郎中為行臺忽軍士以首  
級為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  
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煙炭之間有  
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子嵩  
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嵩之弟晏  
之列在齊史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嘏

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傍宗入後蓋孫頴  
字宗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拜中  
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  
曰往憶邢頴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崔  
浩曰頴卧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駟就療卒贈定州刺史  
謚曰康子修年即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  
師守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畧美鬚髯姿貌甚  
偉累遷兼負外散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有

顧遇常參座席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  
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佳東望德館情有依然  
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  
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巒  
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  
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  
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  
主至此以來雖未禽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

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  
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密奏曰先皇深觀  
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書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  
綵至乃以紙絹為帳扆銅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  
百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  
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賀倍多於常雖  
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若不  
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

帝從之尋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  
附詔加蠻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進退  
徵攝得以便宜從事蠻至漢中白馬巴西猶未歸順蠻  
進師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蠻使  
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  
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  
蠻因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  
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

季連反叛鄧玄起攻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

圖也蕭深藻是羣屐少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以不

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頻有薄捷瞻望涪盆旦夕可屠  
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必將殄  
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畧臣便為無事  
乞歸侍養微展烏鳥戀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  
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鬪實力也况臣才  
絕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  
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  
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

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劍閣以來  
鬚髮中白所以勉強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  
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宣武不  
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蠻既克巴西遣軍士  
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感之散  
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鬻忿之切齒仲  
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  
興氏楊集起等反蠻遣統軍傅賢眼討平之蠻之初至



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歲餘之後頗  
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為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  
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梁武遣兵侵軼徐兗緣  
城鎮戍相繼陷沒朝廷憂之乃以巒為都督東討諸軍  
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巒於東堂曰知將軍  
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巒曰願  
陛下勿以東南為慮帝曰漢祖有言金吾擊郾吾無憂  
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巒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

悉平進圍宿豫平之俘斬數萬獲米四十萬斛帝賜巒璽書勞之及梁城敗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率衆會討巒以為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織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重遣巒既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畧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為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為侍中亮奏巒在漢中

掠良人為婢蠻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女化  
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  
袒為蠻言云蠻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為此獄帝  
納之高肇以蠻有剋敵効而為袒等所排助蠻申釋故  
得不坐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  
遣其將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蠻持節率羽林精騎  
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蠻  
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蠻曰今王師若臨士人必翻

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  
陛下不足為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頻勞  
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  
行五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乘勝至懸瓠因即  
度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巒使持節假鎮南  
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懸瓠  
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犄角  
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同

惡數十人豫州平蠻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克清妖醜鴻勲碩美可謂無愧古人蠻曰此自陛下聖畧威靈英等及諸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蠻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暴卒蠻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詔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蠻前曾劾已

乃云瀛州蠻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為詔乃云  
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子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  
州大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臣之子久抱沉屈臣父  
屢為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惟為忠臣不為慈  
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  
與少卿元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  
光祿勳幽州刺史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

法祖徵弟祖効貌寢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祖効弟  
祖俊開府行參軍開皇中位尚書都官郎中姪弟偉尚  
書郎中偉子昕有才藻列在文苑傳偉弟晏字幼平美  
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州刺史為政  
清靜吏民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  
晏篤於義讓初為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啟其孤弟  
子子慎為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  
滄州復啟其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

人以此多之子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為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  
密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平城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于官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孫蓬賦為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於齊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諡



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禮蚪以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蚪往往折以五經正禮為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輟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誅逆者戮及碁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鳥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

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  
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聽  
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  
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後為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  
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船而度船漏滿  
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為時所稱卒贈幽州刺  
史諡曰威蚪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邱李平並與親善  
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博學有才著述甚多

列在文苑傳臧弟邵列在齊史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玄皇后第二兄  
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  
軍孝文初以本官為荊州刺史鎮上洛勅發秦陝二州  
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  
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民懷懼  
帝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慰喻民即恬然  
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

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政績  
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  
村置一樓樓懸一鼓賊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  
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聞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  
盜發便即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為侯  
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  
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  
之崇遣高平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為

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後車  
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氏揚靈珍遣弟婆羅與子  
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  
督隴右諸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  
以襲羣氏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  
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  
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  
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

五千從他路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  
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  
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  
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  
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  
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畧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  
悉令芟夷及靈珍踰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宣武  
初徵為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

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驚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  
逼湖陽遊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  
詔以崇為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  
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驚等徙萬餘戶  
於幽并諸州宣武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伯東荊州  
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  
不利乃以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  
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

荆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  
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  
算非一塗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胸山蟻寇久結未殄  
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  
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遙運聲算延昌中加侍中車騎將  
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  
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  
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



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  
出奔哀也苟泰聞而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  
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  
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  
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  
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送殯葬頗類  
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  
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

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免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慙為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

求其少傳此。其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分更問蓋等  
乃云自証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  
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  
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  
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  
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三版  
而已州府勸崇棄城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  
岳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

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  
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  
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  
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  
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  
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  
畧也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失守矣崇深  
沉有將畧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

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  
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  
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  
皆為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  
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為比梁武每歎息服  
宣武之能任崇也孝明踐阼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  
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徙緣淮之人於城  
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

春田進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  
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  
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  
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  
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  
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玉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  
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  
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

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鬪艦  
百餘艘緣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克其東  
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  
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  
石戍間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  
籬至兩岸蕃版裝束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  
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棧又於八公  
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

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中書監  
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  
軍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侍中崇  
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  
后常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  
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主兩手  
持二十匹而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  
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



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主  
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  
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  
少孝明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  
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為州兵編戶太后不許後北鎮  
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  
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  
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勢寢淫寇連

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修義以為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遂長驅塞北反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都督三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望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

軍隨崇北討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  
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  
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  
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  
時除安樂王覽爲徐州刺史以討之爲法僧所敗單馬  
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  
疾篤乃以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  
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將

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用爲三  
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  
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  
爲李錐爲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  
內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廢其  
宅表其罪過後除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卒贈吏部尚  
書冀州刺史世哲弟神軌小名青朧受父爵陳留侯累

世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  
媼姬出外陰求悅人神軌爲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  
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  
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  
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後於河陰遇  
害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崇從弟平  
字曇定彭城王嶷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  
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

重頻居大憂居喪以孝聞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累遷  
太子庶子平請自劾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  
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徵行河南尹蒙右權  
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  
尋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崧都創構  
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  
資產罄於遷移牛畜弊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  
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大半貧者可以意知

兼歷歲從戎不遑啟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  
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瀝  
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  
家有水旱之備且一夫從行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  
禾菽遍野鑿駕所幸蹂踐必多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  
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  
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  
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來臺使頗

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  
誠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  
反於信都以平爲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事以  
討之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喻以兄弟之義因曰何圖今  
日言及斯事因歔歔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  
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今大宥既敷有征  
無戰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  
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涇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



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  
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  
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  
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  
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  
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  
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  
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諍訟

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  
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  
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  
高明彊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任城王澄奏  
理平定冀之勲靈太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  
匹先是梁遣其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將崔亮攻之未克  
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兼尚  
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

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於是率步  
騎二千赴壽春嚴勅崇亮令水陸兼備尅期齊舉崇亮  
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  
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  
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送首於洛陽  
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遷京師靈太后見  
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州表云梁堰淮  
水日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

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勅平前鳴簫管孝明  
手賜縑布百段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  
衣一襲帛七百匹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  
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  
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字遵穆容貌魁偉  
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  
爲相州刺史初元義擅朝獎爲其親待頻居顯職靈太

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  
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  
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  
帝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詔贈冀州刺史子構襲  
構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降  
爵爲縣侯位終大府卿贈吏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  
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爲名流所重子丕有父風位尚  
書祠部郎中丕弟克通直散騎常侍獎弟諧字虔和幼

有風來趙郡李搔常過元義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  
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  
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爲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  
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陵爲使主陵曰文未學識  
陵不推李諧口頰顧顧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  
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  
覲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  
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

處來謂并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

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  
崔贍爲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高故諧等五  
人繼踵而遵彥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  
人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  
梁使每入鄴下爲之傾動貴盛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  
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  
文襄爲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

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祕書監卒於大司農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後步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菴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列在齊史諧弟邕字修穆幼而雋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雋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通志卷一百五十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戴堧